

江陵叔
羅朝
高平陳

卷上師相徐存齋并附與諸公書

其一 隆慶二年

書錄
書錄
書錄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扶日月照臨寰宇沉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既而獲被采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為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

書牘 卷之十四

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閼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而不能止非為別也歎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國家許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二 隆慶三年

客有自江南來者嘗恭詢起居云比之在朝倍曾康勝無任欣慰願綠野之居雖遠而蒼生之

望方殿清泉白石恐不能終戀耳今歲秋防無
警朝野寧謐皆老師之所遺也竊祿優優敢忘
所自班吏劉果送父之任便此申候外具不腆
侑緘統惟台亮

又

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睹朝野無虞便
謂太平景象不知隱機伏禍深有可慮不肖揣
時度力屢欲乞歸徒以身荷國恩未能報塞
惓惓之愚每欲候一旦之會開寤明主迎姬

書牘

八卷之十四

二

旦於周郊起潞公於洛下俾國事有託康濟有
人然後可以旋返初服長往無慮耳日夕念之
力未從心徒切耿耿別來不覺改歲薄劣動定
想亦老師所欲聞者故敢縷縷及此仰惟鑒存

三

隆慶三年

正月間班吏劉果送其父鹽大使赴任曾肅啟
弁別柬二通馳候茲奉台翰前啟似未徹覽劉
吏亦未回京此書不知竟落何處矣繼齋兄至
備論起居萬福神理勝常殆天相吾師以重

國家也。比來時事想所悉聞。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况我師以身係天下安危。知必不能忘情於宗社矣。正望輕德薄祿。碌伴食秋毫無能裨補。既違鄙願。深負夙心。慙恨而已。

四
隆慶三年

仰惟老師道侔姬呂。望重華夷。身雖暫聞於林壑。而博海內外。罔不詢其起居安否。以下安危茲者。岳旦載逢。仙齡茂衍。恭聞台動萬福。繁祉倍綏。誠宗社之洪庥。蒼生之厚幸也。正忝在

書牘

貝卷之十四

三

門墻限以修阻。不奉一觴。爲壽謹肅。使敬將薄幣。奉獻少伸。微悃。伏冀俯鑒。下忱。特賜麾納。不勝瞻仰。慶祝之至。

又

喬中書人至。承諭誨勲。懃懃上爲社稷憂。下爲不肖慮。蓋忠臣雖在。猷畝不忘。君之盛心也。感戢之私。洞於心膂。便此附謝。統惟台鑒。

與符卿徐仰齋

喬中翰使至。辱翰貺。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

為可愕俟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警之太翁
老師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獲事有可
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特在通家敢
爾安及諸容續裁不悉

五 隆慶四年

伏承翰教諄切嘉貺駢蕃感鏤肺腑此中勢情
前啟已備當艱難之會不自度德量力欲以藐
然之軀負天下之重誠為至愚但以 君父恩
深知已義重故不敢為自全之計拊心自誓糜
竭為期若其濟否則有命矣

書牘

卷之十四

四

荅奉常徐雲巖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此中事勢前已備具僕在
此君家之事萬無慮者但多病之軀其去留亦
不能自必耳太翁尊師高年宜朝夕奉進甘毳
娛悅其意毋以世慮嬰懷

荅應天巡撫朱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
不安願公一慰藉之至於海崗峰之在吳其施

爲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必加
和煦人即懷眷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
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

荅周卿徐敬吾

舍親劉太常使至傳華翰俱悉見念至情中玄
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即以忘怨布公之說告之
幸此翁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
位一日當爲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
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公遵養已久宜夙
書牘

卷之十四

五

戒征期以副鄙望

六 隆慶四年

恭喜嶽旦載臨仙齡茂衍忝在門牆倍深欣忭
願以道遠不得伸其慶頌之忱惟東望海門瞻
禮台光九頓三祝而已伏惟尊師身處林泉望
懸朝野爲 兩朝之柱石繫四海之安危願頤
嗇天和以綏繁祉不腆之幣敬因便布之臺下
仰冀麾存不勝慶忭

七 隆慶四年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
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報微於毫末
元年之事選懷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
也及纔言外聞中人內構不能剖心以明老師
之誠節二罪也公旦遠避况言於今三年不能
以一語悟主使金藤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
今日之事惟以道積慝而釋大慝耳其視古人
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爲媿計自
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跡遠繪繳安施
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

書牘

卷之十四

六

荅奉常徐仰齋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僕受太翁老師厚息未有
以報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使旋草草附
謝冗甚不及再悉

荅符卿徐繼齋

別後時事種種可駭僕不量淺薄委曲幹旋其
間幸俱消弭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乃
辱遣謝彌切慙惶使旋附此冗甚不悉統惟瞻

八 隆慶五年

犬馬齒今四十有七矣苟生竊祿無所建明觸事感時憮然自失乃荷老師記憶歲頌嘉既愈久愈親寢隆寢重非淺薄所能當也深惟淺薄無可云報惟當以向後餘生矢竭丹誠求無負於老師家國之托云爾餘具別楮統冀台原

荅符卿徐繼齋

賤日遠辱記存深荷雅念所惠至腆媿不敢當書牘

卷之十四

七

謹領茶甌一事用承遠意餘輒壁諸使者別諭一一領悉僕在此諸可無慮也

九 隆慶五年

元年之秋九月二十日幸從諸公奉壽觴於左右今忽忽已曆四秋每當此日但東望斗台所矚一翹首以寄其慶祝之誠而已感今懷往可任依依不敢走介畏行多露敬因朱使之便百拜奉幣門下少將微忱伏冀鑒納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統惟台原

荅松江兵憲蔡春臺

諱國熙

隆慶五年

惟公昔在姑蘓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於徐故爲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卽有怨於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會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爲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

書牘

卷之十四

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國家體面下欲爲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荅河南巡撫梁鳴泉

隆慶五年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爲已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

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
幸惟裁之

荅應天撫院

隆慶六年

往者奉書

云

蓋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

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
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
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
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
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樂聞也傾耳以承
書牘

卷之十四

九

幸勿終靳

十

隆慶六年

恭惟老師壽登七袞朝野士民孰不矯首頓足
遙祝稱慶不肖鄙朴不文亦宜歌扶俸頌盛德
以爲觴侑柰新肩重任日無寧刻欲構一言不
能也謹百拜肅下走布幣於臺下用致千千之
祝今 天子尊賢敬老方當舉乞言之曠典賁
束帛於丘園惟老師崇嗇天和以需寵命

荅符卿徐繼齋

仵至辱華翰具悉勸合事諒不久便當歸結容
促當事者速了之今公家惠怨玄黃已判風浪
漸平惟益加歛戢以綏遐祉忝在通家敢獻狂
瞽惟高明採擇

十一

隆慶六年

王別駕令甥喬生及班吏劉果至三奉教言諗
台候萬福鷹犬潛形無任欣慰前所奉良訓謹
當一一奉以周旋王子回任附復惟益加珍攝
以需篤祉

書牘

卷之十四

十

荅陳節推

隆慶六年

王別駕至辱華翰深悉雅情今周道寧夷是非
明覈執事宜勉自樹立勿有它慮存翁相公數
年爲群小窘辱執事幸加意焉冗不多及

十二

萬曆元年

令孫及洪生至疊承翰教一一感悉二兄三兄
光復未久慙乞休沐得自處之道但三兄已曾
告展一次難以再請頃屬所司覆奏促其復任
雅志恐難終遂也盛使持部檄回先此具復

十三 萬曆元年

先後拜台翰珍貺俯憶賤辰此乃早幼之所以
事尊長懷德者之所以報有恩也而老師一切
倒施之將使不肖何所用其酬報耶感媿時下
喜 聖學日進朝政頗清不肖亦惟奉老師所
以教督者兢兢不敢失墜但力微任重未知終
能勝之否耳竊惟台履迪吉壽祉益綏海內相
知所共欣仰秋間當聽令孫泥金之報實人間
盛事也預慶使旋冗甚犬馬之私嗣容專上

書牘

卷之十四

十一

十四 萬曆元年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
年甫爲強半視尚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
台候聰明步履強健蓋天佑 國家留柱石之
佐永奠乾坤故逸之於烟霞泉石之間以綏福
祉而候天和也頃不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
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 上意欣然慕之第令
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憲大老以乞言則舍吾
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壽筵宏啟

何借諸元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微忱
宥其蕪瀆而垂納焉幸甚

十五 萬曆二年

卷惟老師功存 社稷澤洽稊元誕發祥於文
孫早克繩乎祖武信龍圖昌後之有驗徵天道
福善之不誣凡在簪紳舉同欣慶况不肖夙蒙
同鑄誼忝通家喜躍之悰實萬恒品所恨愚子
弟以寡學見點不得附致青 託於世講之末
耳茲因去使敬展賀私并申 悃伏望崇頤台
履益迂鴻庥不宣

書牘

卷之十四

十一

十六 萬曆二年

古之待國老者或養之學宮而乞言焉或徵之
而問道焉或就之而詢籌策焉老師今年七十
有二矣道德愈高聰明愈勝殆天佑 國家而
遺之以大老也 天子方欲修盛王故事如前
三物者博覩海內惟老師足以當之正將拭目
而觀禮焉茲佩萸之候安棗成筵敬獻一觴用
伸遙祝深懼不腆仰冀麾存

十七

萬曆三年

比以冗沓束修之敬不供於函丈久矣誠知薄
惡無所逃罪正待罪首事於今四年碌碌無以
自效所賴 主德日明 宮府清穆百司蒸蒸
奉職西 北陲少警一二點肆不逞之夷成就
誅僂仰惟 宗社闡靈孚佑 聖主而正以淺
薄會逢其適優游苟竊餘榮殆有天幸焉願值
不世出之 主俾耆德遺逸在野而以庸駑司

昂鉉深以自慙耳壽曜驪秋牛斗之間燁燁有

書牘

卷之十四

十三

瑞氣敬以便鴻修其常獻南望台垣百拜致祝

十八論大政

萬曆三年

比者兩奉台教一爲陸氏事一蒙俯憐正爲

國任怨任勞而慨今之人不能相體意藹情深

讀之使人激衷次骨感悵無已陸氏之事原當

事者之意實欲緣此中禍於師翁其徒每倡言

曰陸氏家累鉅萬死之日數姍家欺其子之幼

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子使之取償於所親

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此藉令當事者

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頃幸天啟 聖

衷俯納愚言開湯網以釋淹楚 俾陸武惠之功

得明而師翁見陵之恥亦因以雪此 主上之

明也正寧有秋毫得效於左右乎猥蒙遣謝彌

以為媿正以淺薄謬膺重寄 且受事以來旦作

夜思食不甘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茲

矣中所措書要以尊 主威定 國是振紀綱

剔瑕蠹為務有力排群議明花叢忌而不顧者

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其身為怨府哉竊伏思

書牘

卷之十四

十四

之語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器 主上冲年舉天

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為秉公滅

私振廢起墜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時有

如異日者 主上明習國事親攬庶政或有所

廢缺而不修陵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

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隴畝填溝壑有

餘僂矣故違衆之罪小負 國之罪大一時之

謗輕異日之譴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

正亦且柰之何哉惟自殫厥心而已昔虞師介

手固譖家 國之事一以相屬正奉以周旋
死不敢負因諭及敢布腹心惟師翁裁教焉

十九

萬曆四年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覩於未然豈不信哉
往奉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釁慎自
持愛竊以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
所未暇今果有遼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爲事出
理外而不知老師已預覩於數月之前顯蒙之
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

書牘

卷之十四

十五

身雖不肖謬有重任其進退死生關係非小乃
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冥行直蹈猶賴
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倚轉
篤不然天下事豈不可爲寒心哉以是不惟感
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尚未足以窺宮牆
之萬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
以固君子之交慎察衆情以渙陰邪之黨一二
年後 主上聖志大定 嘉禮告成乃乞骸明

農納筦鑰而去庶可以終受托之事耳未知有

此福分否二兄差歸肅啟上謝并告不敏

二十 萬曆四年

不肖謬以菲薄濫芋台司近年以來諸所措畫
悉奉老師夙昔之教不敢踰越幸際 聖明之
主中外寧乂庶幾小康皆教庇所及也伏惟老
師昔以道匡扶 世廟翊戴 穆皇瓌璋光明
之業既已震赫寰區炳耀史冊矣晚偕赤松尋
黃石以其餘緒付之居正用以佐 明主興太
平昔人謂其精以治身士苴以治天下殆謂是
乎以是知老師之壽埒嵩高等華不可筭數今天
下陰受其賜而遡功於老師者又不獨不肖一
人而已南極宵暉西池使至謹獻一觴南望九
頰肅章布幣恭上壽筵焉不勝忭祝之至

二十一 萬曆四年

前以台壽之辰肅哉附贈雪山投諸記室聞去
人行緩度已後期惶恐三兄來奉台翰獎許過
情保慮周至捧讀再三感深以涕古云存我以
厚蒼生老師保愛不肖者厚天下也顧不肖知

昧於知人機間於自衛信心任理直道而行機
辟在前曾莫之避望吾師父母時加提迪俾得
保終至於在野同心之招尤不肖所樂聞者願
老師之明詔之也豚兒寡學謬點賢書猥承遣
賀彌以爲媿

二十二

萬曆四年

三兄面送台翰開緘捧讀不勝感涕已復恭
置書案暇即取讀三復三嘆何老師爲不肖慮
周計審如此然老師雖以愛不肖實以厚國

書牘

卷之十四

十七

家也大人君子之有益於世道也豈必當位親
爲之哉顧愚昧不足以寄忠懃當厚愛謹百拜
肅啟以謝縷縷之愚具在另幅統惟台原

二十三

萬曆五年

恭惟師翁順神清淨脫屣塵凡心與造物者游
道通有形之外故能茂綏景福並衍仙齡茲當
九華注策之辰正值萬寶告成之候夏夷之望
逾重朝野之慶攸同正夙荷栽培倍深欣躍奉
觴膝下不獲隨子姓之行翹首天南敢後封人

之祝敬修尺素用抒微丹伏冀鑒存不勝幸願
恭惟二十四萬曆五年上
不肖孤積愆累釁遘茲閔凶聞訃後即荷師翁
手書垂慰茲乃遠辱奠童跪而讀之涕泗橫流
謹寄宣先人凡側冥漠有知啣結為報也夫人
大事莫甚於親喪不肖孤不覩先人之面十九
年矣一旦見背抱恨終天已不勝痛割矣乃乞
歸禾允反被惡言進不成報國之忠退莫展
奔喪之禮內憂外患交集於身今雖勉強應

書牘

卷之十四

十六

召而出然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宇宙間悲苦蘊
結至極而難堪者無如不肖孤矣自非生成培
植恩深義重誰則憐之今擬大婚禮成即申
前請俟將發之日馳使以報祈有指誨也不肖
感戢思慈言不能喻惟對未使匍匐稽顙奉書
以謝情悰苦鬱語無倫次統惟台亮

二十五

萬曆六年

恭惟

恭惟孤辰屆節壽纒增輝天上神仙身久留於
寰世山中宰相望益重於華表寶品類所共欣

在慈生而更切緣羈職務不獲趁承謹薦微儀
庸申虔祝

不肖自還朝之後薦被 隆恩視昔更倍捐軀
碎首難報 聖恩也伏承台教敢不益竭駑鈍
以副宿昔期許之盛心仲公請告銓部不允題
覆明春便可復任矣使旋敬候台居

二十六

萬曆七年

比者賴天地之靈 國家無事 主德日明內

外清晏正猥以非庸謬膺重任得免愆尤寔老

書牘

卷之十四

十九

師教庇所及酌水知源敢忘啣結老母暮齡暫

承 上意迎養京師然北土苦寒終非老人所

宜一二年間 國事少間尚當乞骸歸侍并得

伸補先人廬次之日也令孫長公差回敬候聞

令孫大兄錦旋有娶婦之喜計一二年後老師

又見玄孫矣古未名相福澤深長如我師者寧

多見哉不肖昨夏至今亦連得三孫目下尚有

就婉者老母高年粗足自慰諒台念所注敢以

奉聞承教許道長忠信端雅不肖心嘗器之茲

老師獎鑑倍增光價矣偶病不能書口占達上
重陽屆節爲師翁嶽降之辰不肖門生不得與
於諸凡獻觴之末謹修歲事寄獻壽筵不腆之
儀附令孫致上天增歲人增壽益添海屋之籌
年彌高德彌邵茂錫天申之福

二十七

萬曆七年

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怨干和所
致也 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
則不肖必首當汰黜矣捧誦台翰不勝媿悚先

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

是撫按疏至 上覽之痛惻已兩奉 特旨議
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未沛者以故事必勘明
而後可定分数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科
疏上謹再擬 旨中 仁主子惠之意慰黎民
仰望之心埃勘至即按嘉靖三十四年及四十
年例破格蠲貸茲不敢徒用蠲免存留虛文塞
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謹謝台教并陳不職之
罪唯師翁憐而宥之

二十八

萬曆八年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
間以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安心詖陋師
心獨任不預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
死罪死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恒恐不保首領以
辱國家茲幸主德日清內外寧謐諸大典禮
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隴畝以
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主上暨聖母
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敢自愛
其死復屛勉就列然自是羈紲愈堅憂危愈重
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一

矣吾師何以教之二長兄錦旋肅此上復
仰惟椿靈之笑始七十有八聞侍御者言聰明
步履視昔益健新壯少年不及也逖觀載籍當
國家全盛宇宙太和必有純德平格之老詎膺
壽祺以爲世瑞故居正不獨爲師翁慶爲國
家慶也南極星輝西池會集謹修歲事因二長
兄肅薄幣預祝於門下仰冀麾納幸甚

二十九

萬曆九年

入秋至今三奉台翰冗沓未圖鱗翼以復罪矣

吳中連歲水災宜破格優恤乃撫按勘報分數有限而令孫長公於部覆之後始以老師台翰來不及預爲之圖蠲貸恐猶未遍也執政非人上干天和災沴薦臻民陷饑溺死有餘責矣令侄叅軍圖南敬此上復

三十 萬曆十年

正久司政柄無補秋毫頃當四考之期自知無績可紀逡巡不敢以例請或云 國家常憲不可廢且有幽當黜亦不宜避遂覲顏從事果致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二

塵 聖心載加殊眷牢辭不獲方切悚懼乃蒙台慈獎藉愈深兢惕允正今日之所蒙被孰匪師翁教育所及飲水知源敢忘所自愧薄劣不能仰酬於萬一也

三十一 萬曆十年

恭惟老師壽登八袞福光千齡身居泉石而台鼎重望遠震乎華夷年涉期頤而龍馬精神有踰於少壯乃天佑 國家壽茲平格之老也正泰在門墻不勝慶忭謹肅幣布之左右仰乞麾

卷高中玄相公先附與諸公書以存交詔
始末

谷司馬曹傳川 隆慶四年

疊辱華翰具悉雅情誥命乃例所當得部中已
題允矣中翁再相諸凡舉措甚愜輿情僕素忝
知心尤切慶忭諒尊懷所注輒用附聞

谷司馬王鑑川 隆慶六年

比者屢奉翰教一一領悉屬有玄翁之事既惱
鄙懷又費措畫故未及裁荅言者謬妄至波及
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四

令甥鳳磐尤爲可惡方事起時僕即具揭入告
於 主上爲玄翁伸理幸 聖明過聽僕言信
之愈篤而言者被遣不恤此 主上之明也翰
教益謙寔容云云誠爲藥石之言玄老若肯留
意豈惟縉紳賴之將 宗社生靈寔受其福也

谷少司馬曹傳川 隆慶六年

兩奉華翰具悉邊境輯寧華夷閭燁誠 國家
之慶公更鎮之以靜綏之以恩內愈固外愈安
矣比兩得玄翁手書頗以往事爲悔此中近益

帖然無足慮也。冗甚草草奉荅，諸惟鑒存。

荅張操江

萬曆元年

辱教遠，嫌防伺之說深。荷道誼，知已今國家之事，無巨無細，皆必面奉。意旨而行，緣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詎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已私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兩宮，主上下自

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五

問閭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為信，而抵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恐濫及無辜，又委曲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鈎鉅之巧。伏念六七日，至於旬時，果得真情。新鄭之誣，始從辯釋。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誅。

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狀矣嗟乎如僕
苦心誰則知之日來為此形神俱瘁鬚髮頓白
啗茶茹蘗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自憐耳夫
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
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槩俾得安
意無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卷中玄高相公其一

萬曆二年

春間承翰教以舍弟小兒叨領鄉薦重辱遣賀
仰荷厚情擬附入覲令兄修謝比令兄行以冗
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六

沓忽忘之至今為歎茲令親張尚寶人便專此
戩謝薄物不足為酬幸為麾納僕以淺薄謬肩
重任孤立無助日夕遑遑今當始衰之齒老態
盡出霜華滿鬢此後相見恐不相識也冗中鄙
懷不能盡陳統容專戩

其二

萬曆五年

不孝積愆累釁構茲閔凶前小兒南歸方伏在
苦塊情緒荒迷不遑戩報比辱遣弔勤倦又承
厚奠不勝哀感小兒途中書來言翁推夙愛引

入內舍歎語移時垂泣而別孤方在哀苦之中感念厚誼涕泗橫流所謂悲者不可察吁也貴恙想已勿藥孤近尊諭旨勉強稽留待經理大婚事計來歲春夏間乃得乞歸擬過梓里當作一日淹留今預盼此期真以日爲歲也

三 萬曆六年

相遺六載祇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也別後歸奔於初四日抵舍重辱遺奠深荷至情存歿啻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謝苦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七

悰慟切不悉欲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

四 萬曆六年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承教二事謹俱祇領翁第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勿勿未悉鄙悰統容專致

荅叅軍高梅菴

萬曆六年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刺心裂肝痛何可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

聞之悼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吾契且忍痛抑哀料理家事至於卹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人多方調處俾上意解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托其具奏報也後有陳乞令盛使高第來人旋草復

與叅軍高梅菴

萬曆六年

薄奠敬煩從者布之靈几表生鞠之意耳前聞訃後竟不見使至比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計

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八

機湏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恩孤當為面奏陳請也舍弟去匆匆附此

荅司寇曹傅川

萬曆六年

前過中州東望仙廬不勝馳想比遠辱華翰獎許過情感恻兼抱玄老長逝可甚悼痛前過新鄭再奉晤言比時病甚語不可了但相與痛哭而已追惟平昔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卹典一節前已心許今雖戩齒大難然不敢背之為之調解於內俟

渠夫人有顯當為面奏代懇也厚惠驟不敢當謹璧諸使者

荅叅軍高梅菴 萬曆六年

頃舍弟回曾附薄奠布之玄老靈几並言卹典事須令嫂夫人具名奏乞孤當為之斡旋於內公限假已滿然玄老初捐館家事匆匆恐公未能便舍而從仕也轉假既有近例不妨再奏

荅叅軍高梅菴 萬曆六年

辱華翰領悉玄翁卹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

書牘

卷之十四

二十九

贈謚尚未敢竇請俟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揭稿二通付覽

又

請告大疏已屬銓部覆請太宰公云前徐氏只以劄行不必覆也僕與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願為之創傳以垂末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辭謹操筆以竣行狀當屬之曹傅川可也請文佳惠祇領餘不敢當輒附使歸璧外荆室有薄物奉令嫂夫人幸為轉致

荅參軍高梅菴

萬曆七年

古語云生者復生生者不媿比者但求不媿於此心耳非欲市德於公家也猥辱遣謝深以為媿薄具致尊嫂夫人幸為轉納

荅司馬曹傳川

萬曆七年

辱教玄老行狀事核詞工足垂不朽不穀不過詮次其語附以銘詞耳高六回草草附復餘具別楮

又

書牘

八卷之十四

三十

不穀與玄老為生死交所以疏先後先雖子弟父兄未能過也巨柰中遭憮人交搆其間使之致疑於我又波及於夫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惟借重一出則群喙自息况此乃區區推轂素心敬聞命矣兄甚不悉鄙懷統惟鑒亮

與河南周巡撫

萬曆七年

故相中玄公今尚未葬聞 恩郵葬僭有司未能時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微惠於下執事惟公哀憐之冗不及悉統惟鑒存

六岳集書牘卷之十五

江陵述大張居正著

報知已顧東橋李長白與諸公書

與南學院吳初泉 嘉靖辛酉時爲司業

弟以淺薄叨附榜末夙於門下投分至深數年多病乞歸踪跡靡定自外於賢者然所嚮慕天下長者未有先公者也伏審振鐸南郡多士嚮應公翰操墨則楠梓呈材良藥控銜則驂駟聘足才品士風繫於公之身者豈其微哉欣仰欣

書牘

八卷之十五

一

仰茲有冒竇弟家世寒賤爲童子時遇先刑部尚書東橋顧公其撫楚時拔正於毀齒之歲稱爲神童其實正靡有異才如古融粲勃泌足以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爲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囑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徵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深惟古人一飯之誼竊慕豫讓國士之報而力不副心又顧公歿後頗羅橫議家世遂微有孫二人今隸應天府學其志行

固有家風追惟疇昔期許之言而二子又幸側門弟子之數弟不於此時借公垂聆優錄以少效犬馬恐一旦溘先朝露即弟終已有負德之恨無以見東橋公於冥漠矣知門下肅教端範絕跡請托而弟抱此區區干冒清嚴觀過知仁諒不深罪孤女竊照於鄰姬傷夫賈勇於烏獲倘蒙垂念則弟犬馬之誠實借公以報顧又感顧以報公矣仰賜尊裁惶恐惶恐

與文選李石塘

隆慶二年

書牘

卷之十五

二

張甌山來奉翰教以扈

駕山陵未及裁荅甚

歎昔公養重丘園望隆朝野今清明之會裒然彙征展布平生以荅群望在此時矣輒有奉瀆僕自童稚時受知於東橋顧公以子孫見託公所知也其惠政湖湘宣勞陵寢清節偉績亦公所知也今聖皇御極恩被幽隱若此公者雖不與大禮大獄同科然其行誼端方文學醞藉固江左偉人先朝耆碩也而歷歲久遠人罕知者故卹典未及公評惜焉幸該科有再舉

之議僕冒昧作一書托之少魯提學為之表揚
附於公舉之末煩公轉致之倘面會少魯致詳
鄙意又大快也

與南學院周少魯

隆慶二年

自公簡畀學使清譽藉甚楚侗先驅公為後繼
可稱二美浣慰鄙情奉瀆顧東橋先生璘者撫
楚大有惠政陵寢又効勤勞僕昔在童稚辱
此公國士之知別時以子孫見託僕鴛鴦至今
未有報也

聖皇御極惠及幽隱如此公雖不

書牘

八卷之十五

三

可與大禮大獄同科而人品文章昭代偉人也
後裔式微不能自列而卹典缺焉公評甚惜幸
該科有再錄之疏望公俯賜表揚入公舉之末
使得沾曠蕩之恩是在公義舉足以樹風在僕
酬知亦明雅道矣恃在棄梓敢冒掠羨其撫臺
念堂公察院馮公均借鼎力尤所懇也

荅姜巡撫言李公卹典事

隆慶二年

屢承揭示差人竟不索報遂失裁荅為歎茲有
冒瀆李長白公諱士翱者昔守荆南甚有政績

至今荆人俎豆之歷敷中外咸著嘉穀清德令
名終身無玷獨以後裔式徵人鮮知者卹典缺
焉今該科有再錄之議倘荷垂慈特加表薦不
惟李公結效於冥壤而區區亦得借報於乞鄰
矣草率冒干統惟鑒亮

右李公卽初守荆時先
父為神童者後至戶部

尚書

荅應天巡撫 隆慶三年

前冒瀆東橋老先生卹議料已無及矣乃荷垂
念特為疏請不惟橋翁感德於泉壤而僕亦借
報於乞鄰矣卹戢之私非言可既

書牘

一八卷之十五

四

與南列鄉王公 隆慶六年

東橋顧老先生昔以其少子名峻者見託今欲
為之求一功名久之未有因也且令歸以俟時
其家貧甚幸念薄分一垂盼焉餘不敢及

與南掌院趙麟陽 萬曆年間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為敝省巡撫
一見卽許以國士呼為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
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重稚吾

庶幾云 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

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

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

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為故入子也懋修曰東

惟知先父又知其幼子峻不自致青雲必待見

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若有前定數以主乎

其間前輩神識殆不可及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

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

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嗷唏流涕念無

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 皇上辭免當得廕子

書讀 卷之十五 五

移之於顧以報知已會揚虞坡太宰知之為僕

謀曰東橋昔督工 顯陵有勞宜廕為當路所

阻當時先後在工者皆廕而公獨無此可援例

陳乞且公海內名流補與一廕豈得為過後於

工部查公果未霑恩遂令峻生具疏自乞蒙

恩俞允此 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已贊成

之義也今聞其侄輩咸起戶爭言峻是三房倫

序不宜投揭留都法司欲行爭奪彼蓋不知乃

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已之意但知錄廕常例相

親耳且已奉 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
大義給峻生一執照庶不為強圉所陵而僕區
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於冥漠矣縷縷聒聽統
惟鑒原

與操江王少方書 萬曆七年

頃辱華翰舍人回已具復茲顧東橋老先生乃
卽赴京謁選其期尚遠告回搬取家眷欲邀惠
於執事求一站舡載行其中夫役不穀已捐俸
助之一舟之外更無所覲亦不敢求大舟但少
書牘

卷之十五

六

異於民舡可也此子之得廕執事所知昨小兒
往來途中皆不敢乘官馬乃獨厚於故人之子
情不得已也然執事但如不穀所求者與之一
毫勿有加則傷惠也又紊事體統惟裁鑒

懋修曰余編次先公書至此不覺涕淚沾襟
蓋其感激高義不昧心期咸在歿身之後圖
之不一而足愈久愈殷是以可痛也先公側
在仕途推轂海內名賢衆矣而歿身之後三
紀於茲未聞有溫言美意一及後人者馬伏

波之惹故朱勅焉逢任西華之為永考誰
作雖其特義不敢比跡顧公亦良由德薄名
湮漸漬嫌疑由來有基矣為之三歎激平清
明之世與天下賢士衰然彙征得先世之積

書牘

卷之十五

七

蓋其感激高義不昧心期咸在歿身之後圖

聖渾責歟疑由來亦基矣為之三嘆元公何

於解其紳屨不煩以袒簡公亦身由歿於

恐之驚然表其忠節耳而幸及後亦蒙賜

谷廉憲王鳳洲

隆慶二年

疊辱華翰深荷雅情惟夫儁才卓行冠冕人倫
沉抑數年輿情共借然不困厄烏能有激乎清
明之世與天下賢士裒然彙征紆先世之積憤
展平生之所懷在此時矣幸努力自愛辱惠佳
書寶若彘鼎兼之珍幣豈所敢當重違尊意謹
領佳綃二端餘附使歸璧匆匆附謝另具侑柬
統惟鑒存

其二

隆慶五年

卷之十五

八

才人見忌自古已然睿首浮議之興良亦繇此
公論在人其可畏乎僕雖不肖竊敢自附於初
奚之誼乃汪伯玉遂以告公若將有移德於人
者非僕本指也吳子越鈞輕用必折匣而歸之
其精乃全公讀禮之餘闔扉養重亦天所以韜
其光而厚其蓄也願公自重毋忽雅惠不敢例
辭輒用登領附謝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其三

萬曆元年

今歲當賓興楚人聞見甚陋誠願得公大壯之

作以為程式幸端發征靡趣走盛會惟公以
漸之儀困於燕雀茲當 聖作之隆衆賢彙進
銘太常勒燕然皆所優為者外臺執憲且暫借
耳使旋草草附復

附荅楚按舒念庭

萬曆元年

重承華翰深荷雅情銘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
王庶憲鳳洲嫺於文詞委以程試之作必能代
勞有裨盛典差旋敢謾附此諸惟鑒存

其四為楚憲長時

書牘

卷之十五

九

繳憑人至知道從已至楚入領院主文衡今歲
程式必將為海內冠矣以下國之荒陋何幸得
聞雲和之聲觀環瑤之寶哉憲長例當入 觀
汪伯玉言公雅不樂行且循資量移晉右轄旦
夕便可為內轉之階倉卒不及為公擇地但借
資耳諸惟原亮

其五自太僕卿轉郎院時

萬曆二年

前令弟送公河上書其中所言具見經濟弘猷
一一領悉承差至知道從已入楚視事無任欣

他人旋草草附復

其六鄖院時

萬曆二年

前老父誕辰已承帟製茲老母七袞復拜雄篇
天孫之錦後先相映昭華之寶璀璨盈庭珍重
感切誠不能喻之於言也

其七鄖院時

萬曆三年

辱示數議俟大疏至當屬所司覆行前歲遣三
司馬閱邊惟汪伯玉所注措強人意耳乃忌者
反用此誣詆之殊為可訝今已息喙矣奉別札
書牘

八卷之十五

十

云 昨大察時並未聞有議者似不必自生疑
慮也

其八大理卿時

萬曆四年

鄖臺僻處非展驥之地而嚴郎又無虛席故暫
移留棘以需次焉僕先世單寒非閥閱衣冠之
舊老父不揣妄干名筆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謝
大家之垂盼乎高文尚未拜觀

其九

四年

自借鄖臺而忌者日以伺公之釁重之以先朝

之事而令弟解近侍矣操之以舉刺之例而料
疏糾冒濫矣或云僕有不足於君所或云公有
所怨滯於周南衆口之鑠有自來矣故橫發於
南疏盖亦積漬漸潤使然非獨言者之過也如
聞與人之言此舉不中且復有繼者不得已暫
解見任以息群喙旋當復公舊壇滌雪以需大
昇焉然蔽賢之罪首當在僕無所歸咎伏承翰
教深以為媿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其十

萬曆五年

書牘

卷之十五

十一

孤自邁先人之變即荷厚情遠垂唁慰茲又二辱
奠貺今同年中有孤所引援是忝路漠然不
一賜問者乃公獨用情優渥至此令人哀感媿
死無地矣厚貺堅不敢當謹領尊章先寄宣先
人柩側用承公兄弟通家至情冥漠有知必效
街結餘輒辭諸使者

其十一

萬曆六年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茲蒙俞允獲遂夙心所
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月之四日抵舍十

六日幸克襄事即欲奉老母南歸就道奈天暑不能遠涉不得已再乞展限如不獲命則孤星馳先發矣疊辱慰奠深荷至情但厚惠驟不敢當仍辭諸使者草草附謝不悉

其十二

萬曆六年

南歸叠承華翰吊慰懃懃感哉雅情言不能悉中心藏之而已還朝後又奉華札并初夏所寄俱至益深懷感家君在時曾以祠碑讀求名筆荷蒙不棄既以鴻篇此時不肖未得見也昨歸

書牘

卷之十五

十一

於家弟處取而讀之其文詞之粹熒固不待言乃其意義淵奧寄託宏遠直逼古匠公平生之文可傳於後者固難悉數然而如此作恐亦不多得也即以勒植祠中永為家寶茲因使者一伸感仰之私并具不腆少伸謝悃鄙懷固非楮筆所能盡也

荅藩伯王麟洲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都仰荷宸情忻豫殊錫駢蕃誠非捐糜所能報稱也遠辱翰貺并初夏

所寄俱至賢昆仲敦念宿誼垂詢不遺曷勝感
戰今大道既夷公論昭揭自此已往皆驂騑
足之日矣顧益堅雅操以需崇卑

其十三起京兆時

萬曆七年

向者推轂不遂反增多口致公再辱歎恨殊深
比承華翰益增其怏怏也不穀微時厚幸久玷
機衡幸主德日明百司奉職頽綱墜紀漸次
振興內外之治庶幾小康一二年後可以納筦
鑰謝事矣獨念海內遺賢未盡登庸多在邁軸
不可招者此不穀所以死不忘惓惓也遠辱華
翰深荷雅情使旋謹此謝復

其十四

萬曆八年

令弟至拜翰貺極感注存兕曹寘學並捷南宮
老母高年足慰朝夕但德薄而享厚可懼耳令
弟旋附復別具侑緘另楮統惟鑒存

別諭領悉令弟入覲亦輒引疾再三強之乃復
出借重齊魯督學又辭不拜人情世路誠為噉
齧而昆仲之畏懼亦已甚矣閒雲出岫倦翼投

林何容心於意必乎不穀羈紲一身惟有因之
羨慨而已惠子知我固不悉言統惟鑒存

卷陝西學道王麟洲

萬曆八年

兒曹寡學冒竊非望遠辱遣賀彌切兢慙厚惠
緊不敢當輒附使者歸辭幸惟原亮近已借重
督學關西念資俸已越不宜仍淹外服而三秦
重地學憲要秩非假重望不足以當之竢閱歷
愈深不次當有崇叙耳

其十五

萬曆九年

書牘

卷之十五

十四

曾見藏真絹本千文或云楮本者更佳於鄴架
借觀之辱不吝專遣寄示驪珠顆顆璀璨奪目
絹本雖晚筆神彩要不逮也天球琬琰小有空
缺何妨代寶文君用時筆補之更為續貂公謂
是庸賁之似似為溢美也寓目自足何必奪為
已有展玩畢即以歸之煩好為將護以囑來使
矣而使信至三堅以見遺因思神物恐為風雨
所妬什襲而藏之即不佞亦暫為禿師主此物

耳

示季子懋修

萬曆六年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常以汝為千里駒即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已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亦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曳勉從之竟致顛蹙藝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

書牘

卷之十五

十五

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頽首以就槩葉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頽以汝為質不敏即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懵懵者以汝行不力即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騫於高遠而力疲於無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

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騁古典比及三年新功
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咲
而自黜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已量力復尋前轍
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
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
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
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勵行
所以貽則於後人者自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
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

書牘

卷之十五

十六

傳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以大吾宗哉吾
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
為轅下駒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
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
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為而不為誰之
咎歟已則幸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
寫字一節吾啣啣諄諄者幾年矣而僚倒差訛
畧不少變斯亦命為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
乃能工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嘉靖時為編修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墻未一奉音微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闕閱衣冠之族之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廁在下弟子深蒙鑒獎雖仲舉口采今余需中即到履於仲宣未為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

書牘

卷之十五

十七

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於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肩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

行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罔滿味默
運固非謗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護巨典信未
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
時子語曰日中必焚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
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
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嚮用方殷亦奄
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導養然
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溫結
之懷難堪也相公於兩賢意氣久要何圖 曰

書牘

卷之十五

十八

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况今榮進之路險於
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羣外欲
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
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
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王即竹帛之名可期或
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
亦一快也孰與齷齪頤頤而竊歎也夫宰相者
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
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

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褻靡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夫不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蒼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為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

言牘

卷之十五

十九

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貧者褻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廝養厭梁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美疾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疾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

擬於臯伊論功則卑乎晉晏足使人志滿情逸
受其面謾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
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
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謹言亦鴻
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
頽糜廉恥道喪苞苴顯於贊雉倖孔多於凶羊
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
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
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
書績

卷之十五

二十

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
賞鑑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
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振之以無
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
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為若若夫格天之業致
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
也夫翳薈之翔巨以論九蒼之高蹄岑之遊無
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
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任則愚且以下

流于非其分不知者以為預結於左右也然自
惟受恩深重苟有效於涓埃即剖肝裂膚士所
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為詭
遠而不言為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
臨發潛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閒之燕垂察
狂狷之言幸甚云

啟聶司馬雙江

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不相覆僕便謂其言盡
不足信是以孤孑迄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真

書牘

卷之十五

二十一

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
已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發之中退而思之
此心有躍如者往時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議
論先生復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萬物者為天
下之大本無事安排此先天無極之旨也夫虛
者道之所居也涵養於不覩不聞所以致此虛
也心虛則寂感而遂通故明鏡不悛於屢照其
體寂也虛谷不疲於傳響其中窾也今不於其
居無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當然之則

則愈勞愈敝也矣。瞥見如此，惟高明指示焉。

谷中丞孫槐溪

嘉靖年時為編修

得儀真書已報得九月七日書知洞兵遂大破賊可喜。大丈夫遭艱難之運，棄家忘身以殉國，家之急固已難矣。又以數千之兵抗盈萬之衆，策羈旅之師當積年之寇，片帆一指，樓櫓星馳，長戟纒交，鯨鯢電掃，自非忠勇所激，天人助順，孰得勝筭奇功若斯之盛乎？然古人云：成功非難，處成功尤難。今茲度彼中事，猶有五慮為基

書牘

卷之十五

二十二

下獻焉。我兵新勝，賊已破膽，宜乘破竹之勢，搗其巢穴，殄其醜類，而當事者或不能同心趨便，但多張首虜以幸功，級令殘夷得便以成反覆，可慮者一也。狃於一勝，防禦必疎，猾賊盡力以窺伺我，若遺燼復然，貽禍未已，可慮者二也。東南招募已及數年，師老財匱，効無尺寸，今公以數千土兵決勝，一旦功名之際，誰肯推助可慮者三也。狼虜吳等兵斬首虜雖多，而摧鋒陷堅則永順似宜首論，若但校捕斬之功，不揣難易

先後之勢則夷人怨憤必不用命責以後効恐難收功可慮者四也克敵之後議論必煩若功賞不明事體蓋戾則人心不勸或致他虞可慮者五也夫銳始者必圖其終成功者先計於始杞人過計聊復覲縷惟知已採焉荆人望公如霖雨之思公旦冀早旋征旆以慰氓黎

峇劉白川

楊州二守日者馮生先後奉小戩馳候弟數年之中沉痾未解引退者再去就無恒然懷知恋書牘
〔卷之十五〕
二十三
侶未一日去左右也辱諭羅旁之故基自怨家蔓於衆口即年兄不言人固已喻之者矣自弟通籍已來竊見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尸之或撤而反遂或引而更賴或理宜嗇遂或運屬乖違揆之人事自有相反者飄風能實葉於將晚而不能使勁幹立枯呪師能乘箕於宜絕而不能使修齡轉促向之議兄者焱至蓬蠶起箐鼓噶啗或剗刃而徂擊或挺戈而當先卒不能動兄一毛而望實愈茂則倚伏之料昭然可睹矣

夫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己仁
運推移惟吾道之興廢又何計於怨讎乎必行
有所召斯減倉之詬得行倘德在予矣即向雕
之難何懼若乃齊寃親於平等並恩怨於兩忘
海馬先機虛舟隨沉斯又上士玄同之軌也今
天下之勢莫亟於東南海波未靖內奸伺隙
廟堂宵旰以憂之所賴一二鉅公畢慮紓忱弭
此大患所願勉就功名以答群望詩云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予女紛紛之談未
書牘

卷之十五

二十四

足為蕙荊也千里緘問不當用常語相聒故敢
屬其區區高明裁納焉

與司成馬孟河

嘉靖年時為司業

振鐸南雍士方嚮往不謂東山泉石更挂冲襟
夫遺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濟物者大賢
之弘量也公遺情纓袂結意煙霞蟬脫於穢素
心獨往得已然律以至人玄同之軌揆以孔門
兼善之抱無乃得其一未得其二手弟以淺陋

干附驥尾日夕循省尸素是虞昔匡鼎說詩如

請為之避席南能卓錫印宗退而北面以弟之
愚誠得高宿如公者而遜之所謂孱夫負千鈞
上太行得烏獲而卑之有餘力矣願公愔然易
慮迴肥遯之轍躋同人之軌毋使青衿之子徒
有白駒之歎幸甚

與邊鎮巡撫王西石

時為司業

辱翰教具悉丈體國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略
東北一面可無虞矣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
不滿萬抱真勵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
書牘

八卷之十五

二十五

為強鎮河北諸藩懾懼不敢越河為寇抱真力
也以此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艱難困憊忠智
實由以表見也願近來疆場之臣大抵選懷觀
望飾虛言張首虜為旦夕計非有長慮却顧為
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仕宦至於
巡撫受國恩不為不厚功名不為不顯矣事有
關繫宜以死生去就決之乃認認然求使其身
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廟堂頗亦厭此
苞苴不行功實漸覈吾文素懷忠赤當一面之

寄此千載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遵本兵
次第舉行詢於有衆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懲
持之以堅必慮定而後動鮮不濟矣弟望丈之
重敬丈之深故敢肆其狂瞽以丈位隆望重稱
休光頌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事弟喋喋也遼
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一帙

與吳川樓給諫

時為宮坊

僕忝在桑梓與門下投分不淺後僕抱文園之
疾公亦被曾參之疑羽翼既垂遂成踈遐去春
書牘

卷之十五

二十六

都門一會會便成別離合一移感慨隨之矣公
儁才逸氣鋒穎秀拔不惟脫穎全楚實亦絕塵
海內然坐是頗為累矣夫素絲易污嬖顏蒙垢
士之負瑰璋而坎壈者不可數計豈必盡世人
之過哉毛嫱西施天下之至麗也鳥見之高翔
魚見之深入况無容於前有伺於側同室並御
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為招劓而興悲也彼
才人者不知含光葆真內晦其美乃嫣然姣服
靚粧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

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材而不用其才光
在於得薪用在於識真嗟乎假令屈賈之儒少
留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魂長沙無賦鵬之
感矣僕才不逮公而邀時厚幸早獵青華自省
十餘年來性簡踈傲埋足招尤然公也缺而僕
也完公也躡而僕也免則有幸不幸耳今而後
從事於至人之學庶幾乎玄同之軌頃辱翰教
蓋亦有追往懲廢之意焉此天哉高明綏之以
方來之祉也不揣愚陋妄有所獻惟垂聽納焉

書牘

卷之十五

二十七

荅西夏直指耿楚侗

別去倏經霜雪同心之懷良不可任辱論謂比
未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日
造詣精實處區區所欲獻於高明者正在於此
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
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於外得矣長
安碁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里之外大
盜十百為群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

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謹矣非得磊落奇偉之士
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顧世
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為慨歎
懋修曰雖在清
也散抱負已定矣中懷鬱鬱無所發舒聊為知
已一吐不足為他人道也西夏風土何如邊事
尚可支持否隴西北地故多豪傑今有其人否
風便頗頗寄書適見愛迪

荅胡劔西太史

滄陽人未言兄吏事精覈不類遷謫者弟為年
書牘

卷之十五

二十八

兄慮者正恐未透此關耳果爾復何言哉易所
謂困亨者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
乃可亨耳弟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
玩之竊以為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
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
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乎不可至命
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也則聖人不能盡
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於易
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

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

荅羅近溪宛陵尹

比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
公在宛陵知已星散僕以孤酸耿耿於迅馳之
中未知故我何似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
皇農之再見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
非此固羅近溪本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往來
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
為不少也學問既知頭惱須窺實際欲見實際

書牘

卷之十五

二十九

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
猛迫金體乃現僕每目恨優游散局不曾得做
外官今於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
終是紗窓裏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
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必
洞於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分達於其患然後
能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
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為默證者僕不信也

寄徐太學國式

執事雅操端潔造詣闊博寔僕畏友未敢屈季
通於坐側也兒曹魯鈍幸荷甄陶數月之間便
覺開悟志不在溫飽顧代者非人別後情態畢
露全無感迪之功欲更易之倉卒又難其人使
諸兒舊日萌芽有退無進良可惜也以此懷想
執事高誼愈覺愧亡令壻回附寄小詩并詩扇
三柄納上欲見無期臨楮悵惘懋修曰先師徐
國式諱一正仕

至太守其訓家以賢立品不專文章不肖尤
弟方在童年即教以志不在溫飽而先父雅重
之今為父者每忽童子之師以為記書認字足
已不知根基一定遂不可移余謂卒業之師傳

書牘

卷之十五

三十

文藝循為易得家童之師錄人品百中准得一
也故曰夢以養正聖功也

寄高孝廉元谷三首

沈子來知已縱觀太和之勝煙霞心賞恨不同
之頃緣多病歸思已積而事乃有大不如人意
者便差不可得俟明春長往耳世慮嬰懷宦情
寥落吾兄視不肖豈不然哉區區鄙願竟不獲
遂乃知行止當有數也江干花鳥恐復咤人言
念此期以日為歲比者中州盜起道里阻絕大
河南北榛莽蕭瑟恐喪亂未已天下事足可寒

心携手之歡知在何日矣向欲卜居城東得非
此緣不日來所得想復倍進如弟則荒陋如昨
遠道之懷書豈能殫努力心期以俟良晤
入冬偵北來消息不謂江魚菜彩竟恋庭闈念
茲契濶豈勝悵惘昔馬祖欲上京就選有禪師
示之曰求選佛乃求選官吾丈冲襟高志固非
一第所能榮也楚中連年水患民困艱食弟既
無道相援又無極溺之責每念及此若已推之
薄田不入非所慮也

書牘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別來改歲同心之契無時可忘此行雖勉強涉
世爭其本畷近日靜中悟得心体原是妙明圓
淨一毫無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
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為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
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
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近日舉業何
如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
思意安閑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荅貢陽開府零岩吳老師

層台翰不遺先駟之辭何以遠過師翁絕才冠
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揆席以待貴陽開府
只暫借耳比奉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群情所
望乎胡正伯綰篆詞林汪伯王建牙閩粵殷正
甫青宮翊贊陸與繩持銓東省韓明仲督學關
西五君子者清才雅望砥勵明時論者謂門下
得人於斯為盛班倕司匠門無棄材雖樗散如
正者亦側諸賢之末效染桶之用然揣分度力
未宜不自慙於周任也不審師翁何以策之

書牘

卷之十五

三十二

谷閩中開府汪南溟

公夙抱竒瓌膺茲特簡命下之日皆為朝廷得
人賀况弟素稱莫逆者哉譚公當閩人厭亂之
秋有良將帑儲之助因緣際會遂得成功遂以
墨纒解職已事遄歸可謂善力而藏之矣公鋒
刃乃新發於劓蠢茲小醜魑魅何足當其
剗割乎但閩中久困戎馬師之所在荆棘生焉
弟則以為今日杆禦之後綏懷為急如苦劑逐
病必時顧其本根策駟取途又惡彈其餘力非

痛自省節加意拊摩恐未足以起洞瘵而躋之
康阜也迂腐之見惟高明採之

荅周鶴川御史論禪

費生至辱翰教以值秋試僕雖久辭却猶已遠
嫌却掃故諸生至者皆不敢通至九月始得發
函讀之遠道之懷出世之想戲我愚蒙中世以
後大雄之法分為宗教二門凡今吾輩之所講
研窮究言語印證皆教也若夫宗門之旨非略
象忘詮直超玄詣詎可易言然宗由頃契教可
書牘

八卷之十五

三十三

依通辟之法兩普霑隨根領受而今之學者皆
舍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為是絕欲畧象而不
知已涉於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墮於詮此豎
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紛紛於世也狂瞽
之談伏惟裁教費生志向甚佳足以占門下高
風之所振起也

荅閩中開府汪南溟

時為掌院學士

去冬聞海壇有警公在劄櫪中不忘記詢感戒
但興藉踰實非所敢當昔人謂心相憐馬首圓

禮語也島孽未盡頃聞廣中之議欲委責於
閩廟堂知之故以戚帥無領惠潮夫以鄰為
督君子之所不取今天下一家人臣比翼協力
以事天子何鄰之可整乎近見楚蜀相閤不
已功欲已擅罪則誰歸此非君子無濟之心忠
臣不欺之節也老伯壽章久稽宿諾適誌事甫
完復有講筵之冗再假數月乃得呈教暫此
奉復

荅蜀中開府譚二華

